

汉正街，梦中的汉正街，我年年月月惦记你！久违了，汉正街，你是我的出生之地啊！

这“古汉口之正街”，这绵延五百年的传奇街市，南临汉水，东接长江，明清以来就“十里帆樯入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万商云集、江汉朝宗，是汉口的“城市之根”“商业之魂”呢。

1989年，摊贩出身的武汉作家任常写了长篇小说《风流巨贾》，他将汉正街的熙熙攘攘呈现在读者面前，令我的思绪又回到了这出生之地。改革开放以后，汉正街在全国第一个恢复小商品批发市场。小说出版之后，汉正街全国闻名，电视剧《汉正街》的播映，更是锦上添花了。

可是，在我心中，汉正街却永远是一个饱含悲恸的地名。七十余年前，它遭受了日寇的蹂躏，我在战乱中呱呱坠地，家破人散。

抗战中，南京失守，武汉成为军事政治经济中心。1937年12月13日，《中国军委第三期作战计划》就规定：“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

1938年6月初，日本昭和研究会也向近卫内阁提出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势力范围的共产党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结合点，和两党

以番茄的名义，开一个派对吧。

中国的文士阶层，素来有“以文会友”的传统，其聚会被称为雅集。现代文人的血液里，也有雅集的浪漫因子。派对的说法是舶来品，以追求欢乐为主旨。它与雅集的形式甚至含意有些相近，出现在今天，似乎有时尚的因素。

古代的文士以文会友，有一个前提，就是寄情山水。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番茄——完全成熟的呈赤红色，沉稳中透出暖人的热情；将要成熟的红黄相间，涂满了希望和诱惑；尚待成熟的为翠绿色，有其无限的青春力量。

番茄是浓缩的山水，见微知著，番茄间，有山风涛声么？

是的，番茄与山水，都是现在进行时。谁来关心番茄在菜地翻土、秧苗移植、浇水施肥、插杆固定、病虫害防治、风灾雨灾，那些种植培育的过程呢？

派对的主人，不是山水的主人，只是一个对眼前的番茄有养育之恩才有采摘大权而津津乐道的小市民兼业余文学作者。

派对的主人，应该在此时有话说的，在他心里，有两块非吐不快的心结。

一块是，当番茄得了病如何医疗的态度。当番茄长出果子来，只是鸡蛋大小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少数番茄脐部有些腐变。问庄稼医院专家，答是雨水多，阴气盛，湿气多，得了脐腐病，得用药喷治。问，有毒吗？答，低毒，对人体基本无害。我说，在自家道地（院子）里种一些蔬果，一是怡养性情，二是不施化肥不施农药，有全生态的蔬菜以供食用。不用药，会如何？专家不理睬我的第一个话题，似乎与他的专业没有多大关系，只是解答第二个问题：你道地菜园的泥土取自自然环境，不可能没有污染，空气包括雨水，都遭污染，这世上没有全生态的蔬菜。后果？看造化吧。

我的态度令专家惊讶。专家盯了一眼，那意思十分清楚明白，你，不买药，上庄稼医院来干嘛？专家的最后一席话，更是令我心疼。涉及自然环境的恶劣，人生的环境何尝不是如此？想起前段时间撰文表扬一位企业家慈善行为，却不知引起异议。我表扬的这位仁兄，以一己之力，行善于社会大众，得罪了居着更为丰

夜已静，人们都渐渐沉入了梦乡，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都稀少，但夏日的热风吹过来还是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此时，有那么一支由14人组成的特殊小分队，正兵分7路悄悄地行走在宁波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拿着听漏棒、带着听漏仪，一步一步向前仔细地检查着地下供水管道，他们就是“城市血脉的听诊医生”——听漏工。

为了城市安全供水，为了节约水资源，为了降低城市输水过程中的漏损率，他们不辞辛苦从事着深夜中的“地下工作”，一年到头从不间断。

朱惠海师傅就是这支神秘可亲的队伍中的一员。夜，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天工作的结束，而对于朱师傅来说，却是一天工作的开始。听漏的工作是如此的枯燥，走路、探测、撬井盖、钻孔……无数遍地重复这些动作。朱师傅从晚上九点开始，一直要工作到第二天的凌晨五点钟，一夜要走上30多公里。夏天蚊虫很多，尤其是草丛里容易遇到蛇，所以无论多热都要穿着长裤，热得汗流浃背；冬天的晚上更是寒风刺骨，朱师傅他们提着仪器，整夜穿行在城市中间。

作息时间的颠倒，让他同家人在一起的机会很少，弥足珍贵。朱师傅的女儿馨馨在慈湖小学读书，她每天上学都

合作的楔子，所以，攻下武汉是绝对必要的。”日寇要对武汉下手了！于是武汉会战开始。

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1944年以前，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国民革命军达110万人。会战中，侵华日军损失近20万人，从此丧失战略进攻能力。而中国军队大部安全撤退。

1938年10月中旬，武汉外围已为日军占领。日军于25日占领武昌，26日占领汉口，27日占领汉阳。

透过七十余年时间的雾障，我似乎看到长江边的码头工人，看到他们俯着头弯着腰背负着沉重的货箱，看到他们宽阔的脚板踩在窄窄的木跳板上，听到他们口中哼着杭育杭育之声，里边有不少是那时父亲的街坊啊！

后来码头上有一位神态憨厚，被升为栈房记账员的，那是我的父亲。这位被湖北人称为“下江佬”的男人，凭他没读完初小的文化，凭他一手自学的毛笔小楷，在长江中游这座大城市的码头为糊口而挣扎。

透过那七十余年时间的雾障，我似乎听见飞机的呼啸声、燃烧弹的爆裂声、人们的尖叫声。日军飞机在轰炸武汉。

日军飞机从1937年8月21日开始，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

一直空袭武汉和附近市县。单是1937年9月24日一天，数十架日机就在汉口、汉阳沿襄河两岸投弹10余枚，毁民房300余栋，炸死平民700人；在汉口汉正街泉隆巷一带投弹3枚，炸死113人，炸伤164人，震倒房屋98栋；在汉阳河边投弹12枚，炸死189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泪别汉正街

金锡逊

人，炸伤378人，震倒房屋208栋。连年的轰炸，一片残垣断壁，遍地血肉模糊。

父亲暮年回镇海，卧床时缓缓的叙述犹在我耳边：木楼梯腾腾地响，上来一个人，是父亲，“还不快走！”他一把搀起吓呆的母亲，他俩赶快逃命。火已经延着木楼梯蹿上来了，父母无法迈

过那最后三级，咬咬牙一起跳了下去。那时我还未出生。“烟要闷死人，往火里走！”父亲带头，母亲抖索着跟着踏火冲了出去。街上全是人。人潮冲开几处店铺前后门，人流涌到另一条街上。

当二叔父找到父母的时候，他们蜷

缩在江边的“陆皋凹”庙里。二叔父自己也失了业，只能支援父母几件旧衣服，让他们权且挤在难民堆里。二叔父又给父母腌了一小缸咸菜。父母饿了，可是咸菜还未腌熟。母亲犹豫了一下去看菜缸，咸菜已经让饥饿的人们捞光了。后来二叔父替母亲在汉正街找了一处没挨炸的房子，租住下来。1941

年，我在那乱世的陋室中降生。到我3岁时，妹妹也来到世上。

透过七十余年时间的雾障，我似乎看到长江边有一所破旧的楼房，那里的二楼小间里寄居着一位瘦削而脸色苍白的妇人。她把一只缺口的红花碗倒覆在几块纸币上，放入竹篮里。竹篮柄上系着一根长绳，从高高的窗口晃晃地放下来。人行道上的小贩在碗里放了几块红乳腐、榨菜之类，篮子便提上去了。屋子里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和一个3岁的小女孩，他们用贪婪而喜悦的目光盯着那只篮子——他们有小菜了！那便是母亲、妹妹和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广播里下诏书，日本侵略军投降。汉正街逃难的商民陆续返回家园。父亲还能找到什么工作呢？二叔父和史家亲戚只有凑了一点钱，让我父母回镇海老家。于是，我们离开汉正街，离开汉口。二叔父、二姆妈到码头来送行。

帆船启碇向下游驶去，江岸渐渐远移，天际血色黄昏，江汉关的钟声苍凉而低沉。好久，我才发现没有了妹妹。终于到了上海，又到镇海。父亲向镇海三婶说起他把我妹妹送给了一个姓孙的木匠，后来孙家又将妹妹转送他人。我听这段话时，只是懵懂地在地上走来走去嬉闹，我还不懂事。

母亲心力交瘁，忧愁终日，不到

1949年，就半身风瘫，坐黄包车离开时始终回头眼睛望着我。她死于舟山姨娘家，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我曾尽力想象，仍无从勾画出她的面容。父亲将我托付给三婶，在我参加工作后睁眼长逝。他留下了一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重要文献》，在附页后面用圆润的毛笔小楷竖行抄写着各部部长名单。地质部长李四光的名字我就是首次在字丛中见识的，还用毛笔注着：“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五日大众报”。我从中看到了他对新中国的希冀和满心喜悦。这是除了破烂衫之外他留给我的唯一遗产。

从此，我就只剩下孤身一人，就只记得那飞机呼啸、那火、那血色黄昏。我的不少文章中出现过三婶，却从来没有书写过“母亲”两字。

后来，当我看完电影《南京大屠杀》后，我欲哭无泪。这何啻是我个人的悲剧！这是弱国、弱民族的必然命运。

冥冥中似有神示，外孙女高考后填报几个志愿，录取的高校偏偏是武汉科大。武汉，我出生后喝过第一口水的地方。假期回来，问她去过汉正街吗，她说还没去过。

我已暮年，还有机会到出生地去故地重游么？妹妹还健在吗？没有答案。谨以此文遥寄思念。

历史不会忘记

清扬/图 俞广德/文

静静地站在这里
默默地思考往事

是谁想切割中国的版图
是谁曾蹂躏东方的土地
豺狼本性 残杀我同胞
历史不会忘记——
侵略者永远是我们的仇敌

是谁唤起了民众的觉醒
是谁直驱入战场的霹雳
英勇奋战 捍卫民族尊严
哦 历史不会忘记
纪念碑支撑起和平的美丽

久久地眺望北京的红城楼
深深地品味国际歌的旋律

浦子 道地番茄派对

浦子

盈钱袋却不想做慈善的人。何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风是恶之风。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赵岐评注说，“独治其身以立于世间，不失其操也。”我也说，坚持住，行善的人们。麻雀叫了，雄鹰就不展翅翱翔了？

后果？看看眼前的番茄就知道了。那位庄稼医院医生，可能考虑的是多多的销售农药，却不会想，他同样深受其害且十分焦虑的环境问题，是可以通过少用或不用农药得到改善的。连古代人都肯定独善其身的可贵，滴水汇成河，这些小善累积起来，就是大善。

还有一块是，当番茄受了伤如何救治的行动。不知为什么？长满番茄青果的一株番茄植株发生折裂，犹如动物受挫的肢体，欲断未断。此刻，由于天生的怜悯，我学着骨科医生，将秆扶起用绳子固定，并在伤口处贴上透明胶布。我可怜的植物学知识，以为这样伤口会重新黏合。一天过去，二天过去，三天过去，所救番茄植株没有枯萎，说明营养输送因为伤口胶着没有受阻。

第七天的时候，这株番茄再次断裂，我心中十分懊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倾注全力去扶？去救？却没有想到，这株遭受重挫的番茄，由于我，竟然将生命延续了七天。这七天，该有多少小时，多少分钟，多少秒钟，它却不是用时间衡量的。世界上，哪有比生命的存在更为重要的事呢？包括我的懊悔，在它面前，都是十分渺小了。

来来，摘番茄了。

现代文人的兴趣绝不亚于古人们。那些娇艳欲滴见人见人的番茄哦，渐渐的，有文友就不满足于摘番茄，问，为何热衷种菜？还四处

招摇？答，土地不负人。就有人发挥想象：菜性好过狗性。狗喂少了会叫，菜不管好孬，都不叫。狗在饿得受不了，会去别人窝里吃，实在不行，会弃旧主人，随新主人。而番茄不会，就是“灿鸿”台风吹它，它也不离开。我说，我哪里会这样拿我的番茄去比呢？

道地番茄，就是北方人说的院子菜地里的番茄。可道地在这里的解释，除了院子，还有“有道之地”的意思。道地番茄，因此多了一些意思。

来，为了道地番茄，开启啤酒，我们派对。

【诗画印象】



从1967年开始到20世纪末，整整三十多年的时空跨度，电影讲述了一个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这是所有文学艺术惯用的手段，他们喜欢从一个很小的视角切入，就这么一个家庭和几户邻居，就这么几个人物，而背后的时间可以拉得很长。他们就这样来表现人性里时代背后及深处的那些隐秘的东西，而这样的刀口，有时比起那些宏大的叙事模式来说，反而切入得更深。

如果看过张杨的电影，譬如《洗澡》，你也会对同样是张杨执导的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那种压抑有所心理准备。

刚开始那个年代的荒谬和冷酷，儿子张向阳与父亲张庚年之间近乎一辈子的冲突，使得这部电影的叙事在很长时间内无法让人的心情舒展开来。除了院子里父亲张庚年种下的几棵向日葵，给影片埋下一点希望的伏笔；除了从干校改造回来与妻子别离十年的张庚年在床上和妻子温存的那个镜头，但是这燃烧着人性烈火的劫后温存也被醒来的儿子打断，儿子冲到父母的床前，面对着从出生不久就未见过面的陌生的父亲，他充满敌意地嚷道：“你为什么欺负我的妈妈？”

听漏工们为了确保城市生命线的畅

这种敌意从那刻起，就一直没有消除过。而后，在剧团工作会画的父母为了管教淘气的儿子，决定让儿子画画。而儿子就用手指自残、逃学、在公园里卖贺年卡攒钱准备坐火车南下做生意来进行反抗并借此摆脱父亲的束缚。

也许，父子之间的冲突本身就是

一种人性深处化解不开的宿命，谁也会遭遇，谁也会纠结。

直到电影中那个冬天，在公园里结冰的湖面上滑冰的女孩出现，电影才有了第一片鲜明的亮色。爱情，总是所有电影中最激动人心的地方。那个女孩戴着红丝带，围着红围巾，舞姿优美。那抹红色在雪白的冰面上在黑暗的世界中是那么醒目，那是生命的亮色。她的名字叫于红。

在公园里卖贺卡的少年张向阳，一下子被那位女孩子迷住了，他拿出了他的速写本，画下了那个女孩子最美的每个瞬间。那抹红色，唤醒了张向阳心中的无限柔情，像阳光一样，融化了他一贯叛逆冲动的坚冰。他从拒绝但又不得不学的图画在这最动人的时刻却为他人生中最华美的抒情

题，而是插曲。而这部电影也绝非仅仅是父子冲突那么简单。解读这部电影的线索还有很多。譬如父亲和同一个剧团的邻居刘叔叔之间下了一辈子的那盘棋，就把两家人的历史恩怨纠缠在一起，直到最后父亲的一招绝杀，使得这盘棋有了个结局的时候，刘叔叔才一个人在被即将拆迁的胡同院落的旧房子里，无限复杂而又无限孤寂地离开这个让他一直背负着很大心理包袱的世界。譬如开头儿子张向阳的出生到结尾张向阳儿子的出生，前后呼应，预示着一个生命的轮回，既是起点又是终点，之于恩怨，之于时代。

譬如那画面，张向阳一开始拒绝的东西，最终却成为张向阳表现生命和伦理思考并借此一举成名的存在方式。譬如，三个十年的跨越，把时代转换和突变后那种失落和觉醒刻画得震撼人心。

还有向日葵，从开头父亲在院落里种下的向日葵，到影片结束时张向阳卧室门口出现的那盆向日葵以及远方的那大片金黄色的向日葵，都会让我们的思考深深地陷入电影中去，欲罢不能，欲言又止。

我们只是感到自己在灵魂的深处隐隐作痛，但又没让你绝望，让你看到生命的亮色。

这天早晨，朱惠海师傅女儿所在的小学让她担任了升旗手。因为老师说她去北京见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鲜红旗帜……知道这些后，朱惠海这位硬汉子哭了。

在我们这座城市，除了听漏工，还有巡线工、净水工、化验工、抄表工等，都是宁波城市供水事业的先锋队伍。正是有了这些辛劳的供水人，在“五水共治”中，供水事业才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眼下，多水源联网、多水厂联网、多水管联网的宁波城市现代化供水体系基本建成，城乡供水一体化和生态引水、集约制水、智慧供水、文化兴水、全民节水，使宁波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更具生机和活力。

让源源不断的清泉把宁波滋润得更加繁荣与美丽，让宁波市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和安康，让自己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

这，就是听漏工——在“城市血脉”听出的梦想，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为他们鼓掌、加油！

【“宁波榜样”征文】

听出梦想

魏光华

通，付出了很多。为了做好这神圣的工作，个个练就一身“特异功能”，而这些功夫是通过日积月累的辛苦汗水练出来的。每修一条路，他们总赶到现场了解管道铺设情况，帮助记忆，因而他们深知城市的供水管网的走向、口径和阀门位置。特别厉害的是他们的耳朵，可以把漏水分“刺刺”“哼哼”“嗤嗤”之类的象声词，从而对应地揣度出漏水

灵了，怎能去干这细活？于是，他们向医生打听保护耳朵的方法，像有响锣鼓声音的地方不去，有好几位师傅游泳都去，担心耳朵会发炎……

有一次，宝善路一带的居民长时间供不上